

▲ 玉壶冰心

□ 许海龙

立夏一过,风就变了性子。不再是春天那般试探着、羞怯着,一阵暖似一阵地吹过来,倒像是揣着个小火炉,不紧不慢地烘着大地。这时候出门,风扑在脸上,柔中带暖,带着一股草木蒸腾的气息,让人忍不住深深吸上一口气。

院子里的月季开了。说是开,不如说是“爆”开,一夜之间,那些鼓鼓的花苞像是商量好了似的,齐齐绽开,红的、粉的、黄的,你挤着我、我挨着你,缀满了枝头。月季的香是霸道的,隔老远就能闻到,甜丝丝的,又带着一点点辛辣,像是北方人的性子,爽利里藏着热烈。

墙角的蔷薇也不甘示弱,爬了半面墙,密密匝匝的小花开得没心没肺。蔷薇的香比月季淡些,细微但幽远,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的笛声,若有若无,却怎么也散不去。有时候坐在院子里喝茶,一阵风过,那香气就丝丝缕缕地钻到鼻子里来,搅得人心痒痒的。

若说最惹眼的,要数那一架金银花了。藤蔓七缠八绕地爬

风暖人间草木香

满了篱笆,叶子绿得发亮,花却开得含蓄——细长细长的花瓣,初开时是白色的,过两天就变成淡黄色,所以叫金银花。那香气也是含蓄的,清淡得很,不仔细闻还闻不到,可一旦闻见了,就再也忘不掉。晚上坐在院子里乘凉,月光淡淡的,金银花的香气也淡淡的,两种淡加在一起,倒让人觉得格外安宁。

草木疯长的季节,连空气都是绿的。梧桐的叶子已经巴掌大了,即将在头顶撑开一把大伞;槐树的叶子层层叠叠,筛下细碎的阳光;墙边的爬山虎更是疯狂,一天一个样,眼看着就把整面墙给占领了。这些叶子挤在一起,风一吹,哗啦啦地响,像是在说悄悄话。

这样的时节,菜园子也早就热闹起来了。韭菜挺着腰杆,一茬一茬地往上蹿;小葱绿油油的,精神抖擞;西红柿的秧子已经开了黄花,蜜蜂嗡嗡地围着转。母亲总说,立夏后的菜最好吃,因为这时候的阳光足,雨水也多,菜吸饱了天地精华,自然格外鲜嫩。

立夏后的风是暖的,但暖得不燥,暖得恰到好处。它不像

盛夏的风那样带着暑气,也不像春天的风那样还有凉意。这种暖,是刚刚好的暖,像是母亲的怀抱,让人安心。

午后,搬一把椅子坐在房檐下,看着院子里的花花草草在暖风里摇晃。一只黄蝴蝶飞过来,在花间流连,在叶上徜徉;几只蜜蜂嗡嗡地忙碌着,东戏月季,西采蔷薇。这样的时光是慵懒的,正衬木心的诗句:“从前的日色变得慢”,慢得让人忘记了时间。

想起宋人杨万里的句子:“儿童急走追黄蝶,飞入菜花无处寻。”那些在田野里疯跑的孩子,追着蝴蝶,追着蜻蜓,追着风,追着怎么也追不尽的快乐。

黄昏时分,晚霞把西边的天空染成了橘红色。炊烟升起来了,一缕一缕在暖风里飘散。这时候的风里,除了草木香,还多了饭菜的香气。有人在炒鸡蛋,有人在炖汤煮面,有人在炖肉。

日子就这样在暖风里流淌着,不急不缓的。所有的草木都在努力生长,该开花的开花,该结果的结果。它们不慌张,也不懈怠,只是顺着节气的安排,过好日子。人也该是这样的吧?一如这暖风里的草木,各有各的香,各有各的好。

▲ 流金岁月

萱草黄花忆旧年

□ 李东旭

在初夏的菜市,看见了黄花菜。

鲜的黄花菜,是不多见的。平常吃的都是干的,叫金针菜。一把一把,金黄黄的,要吃时拿温水泡开。这鲜黄花菜倒是少见,嫩生生的,淡黄里泛着一点青绿。卖菜的是个老妇人,说这是自家院子里种的,就这几把,卖完就没了。我全买下了。

黄花菜就是萱草的花。萱草,古人叫它忘忧草,这个名字真好。

《诗经》里就有萱草了:“焉得谖草,言树之背。”谖草就是萱草,说要把这草种在北堂阶下,让人见了就忘却忧愁。唐人孟郊的《游子》说:“萱草生堂阶,游子行天涯。”母亲倚门而望,阶下的萱草开了又谢,谢了又开,游子还没有回来。这样一想,这小小的黄花,竟有些沉甸甸的了。

我小时候,外婆家的院子里也有一丛萱草。不多,就那么七八棵,种在井台边上。每年五月,抽出一根根长长的茎,顶端结满了花苞,绿绿的,纺锤形,像一个个小橄榄。花苞长得很快,一天一个样,眼看着就从青绿变成淡黄。外婆说,摘黄花菜要那种将开未开的,最嫩,最鲜。

鲜黄花菜是不能直接吃的,有毒,要拿开水焯一下,再放凉水里漂。漂过了,捞出来沥干,就可以炒了。外婆的

做法很简单,切一点肉丝,拍两瓣蒜,锅里油热了,翻炒几下就行了。黄花菜吃起来滑滑的,嫩嫩的,有一丝特有的清香。再加上蛋花,做一碗汤,也是极鲜的。

可我最喜欢的,还是外婆晒的金针菜。吃不完的新鲜黄花,外婆就拿来蒸。蒸熟了,一根一根地排在竹筛子上,放到太阳底下晒。那几天,院子里就铺开了一片金黄。晒干了,收进布袋里,能吃一冬天。冬天里抓一把金针菜,泡开了,和肉一起炖,金针菜吸饱了肉汁,变得软软韧韧的,比肉还好吃。

古人写萱草的诗很多,但大多是从忘忧这个意象上着笔,写怎么吃的倒不多。梁元帝有诗:“可爱宜男草,垂采映倡家。何时如此叶,结实复含花。”宜男草也是萱草的别名。

我有个远房大姑,住在乡下,她家的院子里有一大丛萱草,长了十几年了,年年分株,越分越多。大姑每年都要晒好些金针菜,分给亲戚们。前年去看她,她还记得我爱吃,临走时给我塞了一大包,说自家晒的比外面买的干净。那包金针菜,我吃了好久。

回到家,把鲜黄花焯了水,用凉水漂着。晚饭时炒了一盘,搁了点盐,别的什么也没放。那味道,清清淡淡的。吃着吃着,忽然想起“忘忧”二字。忘忧忘忧,并不是真的有什么灵丹妙药,能让人忘记忧愁。不过是在这寻常的日子里,有这么一点小小的慰藉,一份从舌尖暖到心里的意趣罢了。

▲ 心香一瓣

一树桑葚故园情

□ 陈蓉

街角水果摊上,一筐紫红的桑葚静静地躺着,像一群睡熟的蚕宝宝。我停下脚步,看着它们,心底忽然泛起一阵柔软的涟漪。那紫色太浓了,浓得像化不开的墨,又像时光深处某些不肯褪色的记忆。

买一盒回家,洗净,放进白瓷盘里。紫与白的对比,分外洁净鲜明。拈一颗入口,轻轻一抿,汁水在舌尖炸开,酸酸甜甜的滋味一下子漫上来,像打开了一扇尘封已久的门。

我想起了故乡的桑树。

鲁迅写百草园,提到“紫红的桑葚”,那是美味可口的水果。乡村的这个时节,田埂边、院落旁、水塘前,到处都站着一排排桑树,不高却蓬蓬勃勃,叶子碧绿碧绿的、油亮油亮的,风一过,沙沙作响,像在说着什么悄悄话。桑葚就藏在这些叶子底下,起初是青的,硬邦邦的,酸得要命;慢慢变红,红得鲜艳,像小姑娘羞红的脸;最后紫了,紫得发黑,亮晶晶的,一碰就要破的样子。这时候摘一颗放进嘴里,不用咬,舌头一顶,那甜就化开了,满口都是初夏的味道。

我们家乡管桑葚叫桑枣、桑果,叫法不同,心里的喜欢是一样的。这东西娇气,皮薄,汁多,摘下来放上半天就软了,所以最好是站在树下吃,现摘现吃才过瘾。大人们说它补肝肾、乌须发,是“民间圣果”。我们小孩子才不管那些,只知道甜,只知道好吃,吃得满手满嘴都是紫黑的汁,互相指着笑,谁也不嫌弃谁。

我最惦记的是屋后那两棵老桑树。打从记事起,它们就在那儿了,树干有碗口粗,树冠撑开像两把大伞。夏天一到,桑葚熟了,那是我和小伙伴们最快乐的时光。放学铃声一响,书包往家里一摆,撒腿就往屋后跑。脱了鞋,光脚蹬着树干,三两下就爬上去了。骑在枝杈上,专拣那些紫得发亮的摘,一把一把往嘴里塞,汁水顺着嘴角淌下来,染脏了衣裳也不心疼。吃饱了,就玩捉迷藏,你找我,我找你,笑声把树上的麻雀都惊飞了。那时候日子过得慢,一个下午似乎很长很长。

后来上了中学住校,半个月才回家一次。桑葚成熟的季节,我总是赶不上。有一回,我正在教室写作业,同学说有人找我。我走出去一看,母亲站在走廊上,提着一个小竹篮,竹篮上盖着一块蓝布。她掀开布,里面满满一篮桑葚,紫莹莹的,还带着叶子。“这是向阳那面长的,个头大,也甜。”她一边说,一边用手帕擦额头上的汗。那天太阳很大,从镇上到学校要走半个多钟头的路。我把桑葚分给同学们,大家抢着吃,教室里弥漫着那股酸酸甜甜的味道。母亲站在门口看着,笑得很满足。

很多年以后,我读到潘岳的《闲居赋》,里面写“爰定我居,筑室穿池”,忽然想起屋后那两棵老桑树。它们还在吗?树下的光阴,那些紫黑的汁水染过的衣裳,那些笑闹着爬上爬下的午后,都还在吗?

如今离乡十余年了。每年初夏,看到水果摊上的桑葚,还是会买一些,只是再也吃不出当年那种甜了。那甜里有故乡的风,有母亲的笑,有再也回不去的年少时光,混在一起,成了另一种滋味,酸酸的,涩涩的,需要慢慢地品。

桑葚紫了,一年又一年。我在这头,故乡在那头。

▲ 心灵物语

银杏之美

□ 郭军峰

“暮看银杏树参天,阅尽沧桑不计年”。银杏,自古以来就是文人雅士们的诗画对象。银杏树外形美丽,是植物界的“活化石”,叶和果又具有极高的观赏、药用价值,被众人誉为长寿吉祥之树,所以常被作为景观树而种植。它的身姿无论大小,树干一律笔直向上,仿佛诠释着不屈不挠、顽强向上的精神!一枚枚扇形的叶片,从青到黄,脉络纹理间的色彩变化,诠释着大自然的奇妙造化!

很庆幸,在我上下班的路上,两侧各种着一排银杏树。

近水楼台先得月,每当步行或者骑车经过时,我都会下意识放慢速度,慢慢观察,欣赏它们。

春天,万物醒来。银杏树冒出新芽,挤挤挨挨,沐浴着阳光雨露。那嫩嫩的翠芽儿,透着稚嫩和新绿,犹如少女的眼睛纯净明亮,一尘不染。一场春雨过后,银杏树尽显春色

之美。

到了夏天,银杏叶片就如同一把把扇子,扇动起夏日的风,也撑起了一片绿荫。银杏如扇的叶片,小巧玲珑,却又曼妙素净,遗憾的是没有见过花朵绽放的姿态,微小的果实总是藏在枝叶间,很难被轻易发现,只有随季节而变成淡黄色时,才猛然发现那一颗颗挂在枝丫上的果实。

深秋游道赏银杏,风吹黄叶满地金。银杏叶的边缘渐渐泛起金晕,一颗颗挂满树干的果粒呈现在眼前!捡拾一颗,一股淡淡的清香,夹带着古老而神秘的气息,扑面而来。

岁序无言,匆匆而过。待到初冬,当北风乍起,银杏叶翻飞如蝶,一片片叠加,金色连波。那一抹冬日的金黄,宛若画作,让人痴迷,令人陶醉!摇曳的银杏叶仿佛是在等知己,等懂得赏识它的文人墨客前来歌咏,我想,它更是在等待来年的繁荣新生。

“玉骨冰肌未肯枯”,宋朝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在词中赞其逆境中的生命力,银杏成为文人的精神寄托。银杏一年四季,不随波逐流,默默地接受着天地间的洗礼,汲取着风霜雨雪的精华,活出了属于自己的春夏秋冬!

